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30周年所慶

紀念文集

目錄

在校生

113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入學學生黃志豪

寫在極光之前的參考文獻……3

115學年度博士班入學學生王蓓芸

〈未至，已相逢〉……4

畢業生

92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畢業學生廖顯能

愛的教育，鐵的研究精神……5

95學年度碩士班畢業學生周毓芳

在中正教育所成為更好的自己……7

96學年度博士班畢業學生楊俊鴻

跨越時空的中正同儕情誼……9

97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畢業學生陳振興

風雨過後，微光璀璨：在中正教研所的七年求學路……10

103學年度碩士班畢業學生李怡璇

教育旅程，從中正開始……11

109學年度碩士班畢業學生翁于婷-1

同齡的我們……13

109學年度碩士班畢業學生翁于婷-2

算命仙……15

109學年度碩士班畢業學生翁于婷-3

研討會組曲……17

109學年度碩士班畢業學生張瑜芬

老師,我真的去當老師了……19

109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畢業學生陳柏任

《無法寫在 SWOT 裡的優勢：一個高考狀元的歲月布局》……21

110學年度碩士班畢業學生符智凱

勇敢的靈魂……26

111學年度碩士班畢業學生李泓穎

窗前……28

112學年度博士班畢業學生林孟煒

以本文代替對教育所的謝誌……29

112學年度碩士班畢業學生黃建寧

研究所的最後一本書……31

112學年度碩士班畢業學生謝玫君

像晴天，像雨天……33

113學年度碩士班畢業學生賴貞穎

記憶中的史萊哲林教育學院……35

113學年度碩士班畢業學生鍾敏芳-1

和奉儒老師一起出門的櫻花發表之旅……38

113學年度碩士班畢業學生鍾敏芳-2

充滿水瓶座的教育所……40

113學年度碩士班畢業學生鍾敏芳-3

2023年大、小金門畢業旅行……42

113學年度碩士班畢業學生鍾敏芳、吳沛恩

林門一角：那些年我們一起擊退的論文怪獸……44

寫在極光之前的參考文獻

黃志豪
113學年度入學碩士在職專班學生

修完了中正教育所在職專班的那天，忽然想起妳。
兩年前，也是這樣的季節，我考上了教育所。
原本，我應該成為妳的學弟。
我會向妳請教那些還陌生的課程，問妳哪一門課最難，哪一位老師最有趣；妳大概會笑著告訴我，這裡的日子雖然忙，卻值得好好走一回。

後來，我帶著妳留下的書，走進了教育所。
兩年裡，我翻過妳翻過的書頁，坐過妳坐過的教室，也走過妳曾經走過的黃花風鈴木道。那些作業、報告與論文，讓我在一行行文字之間，慢慢讀懂妳當年的辛苦。

然而老師們的關懷與包容，也讓一個沒有教育背景、曾經有些慌張的我，感受教育所的溫暖。
無微不至照顧我們的學長，像媽媽一樣關心學生的所長；冷面笑匠、總讓課堂多幾分笑聲的留得華老師；總說統計學其實很簡單的師培主任；各種怪招百出的多元文化課，還有那句「明師必出高徒」背後，令人敬佩的明師。太多有趣又幽默的課堂，讓自己漸漸覺的捨不得這兩年這麼快就結束了。

歡樂有趣的所上畢典後，我去看了妳。
站在妳面前，我忽然不知道該說些什麼。
想起妳曾經說過，要帶著論文去看極光，激勵自己把論文寫完。
我也要找一個動力，讓自己的論文好好完成。

妳在天上看見極光了嗎?
在論文裡留下妳的名字可好?

〈未至，已相逢〉

王蓓芸
115學年度入學博士班學生

說來有趣，正式成為中正教育所的學生，是115年9月的事；但我和教育所的緣分，早在幾年前就已經開始。

2022年8月，我以與會者的身分，參加紀念楊深坑老師的「教育學的理論、詮釋與實踐」國際學術研討會；兩個月後，又在第一屆「教育史哲論壇」線上發表文章。今年5月，再次參加「Bildung與民主：教育的實踐與反思」國際研討會。現在回頭看，幾次來來去去，竟像是在正式入學以前，先與教育所打了幾次照面。

入學之前，我也先修了幾門所上的課，從教育學方法、研究方法，到理論與論文寫作。幾門課下來，除了接觸不同的研究取徑，也慢慢明白，做研究離不開閱讀、提問與反覆思考。我尤其喜愛所上舉辦的「中正教育史哲seminar」。講座談思想家，也談教育問題；有時聽懂一些，有時留下幾個問題，回去再想。偶爾錯過現場，還能從網站重新聆聽。對我而言，這些看似零碎的學習，也讓我對教育所漸漸多了一分熟悉與親近。

現在想來，我和中正教育所的關係，並不是從拿到學生證的那一天才開始。幾場研討會、幾門課、幾場seminar，就這樣慢慢把我帶到這裡。

值此創所三十周年，我很慶幸能在此時成為其中的一分子。三十年是一段很長的路，而我的這一段才剛剛開始。願往後回頭看時，仍記得自己曾在這裡讀過的一些書、聽過的幾席話，也記得繼續追問：教育究竟是什麼，又應該成為什麼。

愛的教育，鐵的研究精神

廖顯能
92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畢業所友

回想在中正教研所的三年時光，充滿喜悅與感恩。常覺得自己何其幸運，能進入這所頂尖的學術殿堂求學，美麗廣袤的校園，飽學又有愛心的師資群，可愛又認真的同學們，雖是在職專班，老師對我們的要求嚴格，大家都孜孜奮勉，不感懈怠。

所長林明地教授溫文儒雅，對學生超級有耐心，剛開始我們對「學校與社區關係」相當陌生，但老師細心地剖晰，如何將學校與社區塑造成一個「關懷的學習社區」，從學校行政與校長領導的視角出發，理論與實務並重，強調學校與社區之間相輔相成的共生關係，即學校社區化與社區學校化。進而塑造學校成為一關懷的專業社群，從行政領導的角度，引導教職員工形塑正向的學校文化，彼此支持的專業學習社群。讓我們在日益紛雜的學校行政工作中，有個依循的方向，受益良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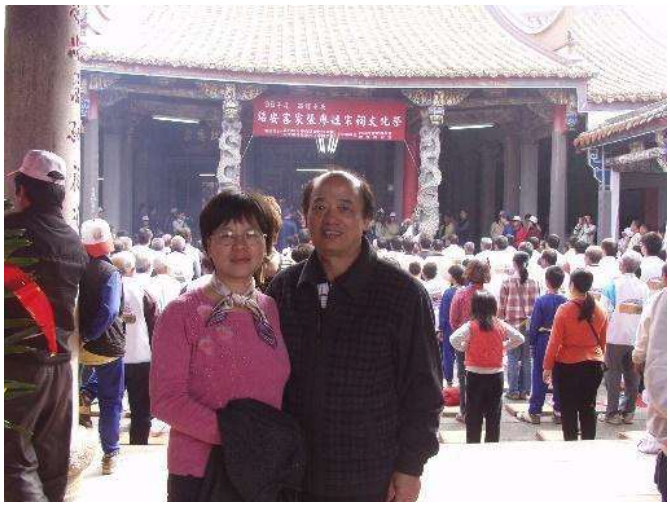
92年畢業後，林所長仍時時在關心學生，記得有一次和黃光雄院長到二崙，當時林慧容學妹也有同行。當日張廖家廟崇遠堂正在舉行秋祭大典，帶他們去參觀，對詔安客家傳統祭典有進一步的認識。後來又安排參觀網室蔬菜，親自下田採收蔬菜，體驗農作的辛苦。

離開中正已23年，但求學那段日子仍不時在腦海中迴盪，有一次教授發了一本英文書籍，叫大家閱讀並分組報告，許多同學真地被嚇到，覺得老師也太狠了，但大家很認真地去研讀，最後分組報告也得到老師的讚賞，這大概就是中正最令人敬佩的「鐵的研究精神」。

退休已多年，這精神依然伴隨著我，每天勤於研究棋譜，要求自己要日日精進，和一群棋友每星期一在二崙荷花池畔對奕，不亦樂乎!




崇遠堂





在中正教育所成為更好的自己

周毓芳
95學年度碩士班畢業所友

在中正教育所的兩年，是我人生中極為重要的轉捩點。在這裡，我不僅找到了對教育的熱情與對研究的興趣，更有幸遇見許多影響我深遠的師長與同儕好友。

不論是黃光雄老師對竹師人的特別關照、楊深坑老師的博學多聞與對研究的嚴謹態度、林明地老師溫暖的笑容、與鄭勝耀老師在美國 UCLA 共度的六週大冒險、朱啟華老師獨樹一格的幽默風趣，以及李奉儒老師那總是被書塞滿的研究室、每次meeting完都汗涔涔淚潸潸外加多帶兩本書回去趕進度的震撼教育——各位師長的言傳身教，都是我們最好的榜樣。

中正教育所就像我的第二個家。在這個家裡，我們被允許犯錯，只要懂得修正；可以偶爾偷懶，只要記得追上進度；我們也能勇於嘗試與挑戰各種可能性，只要記得目標在哪。因為背後有最堅強的後盾，所以即便遇到挫折、摔了大跤，也能咬牙站起來繼續前進。

猶記得當年全班與奉儒老師一同衝上合歡山追雪、夜晚前往古坑喝咖啡，那些「小逃亡」般的美好時光；也難忘課堂上大家對學術議題的熱烈交鋒，以及大夥熬夜趕報告時，在 MSN（天啊～老人才知道的社交軟體）上相互打氣、暢談學術大小事（八卦）與未來夢想的點點滴滴。即便畢業後大家各奔東西，這份情誼與感動依然歷久彌新。

畢業二十載，雖汗顏無赫赫成就，愧對師長栽培，但在所上培養出做學問的嚴謹態度與待人接物的真誠，卻實實在在影響了我的人生。我永遠以身為「中正教育所的一份子」為榮。



2005年8月/ Kent帶隊赴UCLA研修



2016年7月/ 攜子拜訪恩師李奉儒老師

跨越時空的中正同儕情誼

楊俊鴻
96學年度博士班畢業所友

2002年我有幸進入到母校課程研究所博士班就讀，當時黃光雄、楊深坑及歐用生等大師均在中正開課任教，學風鼎盛，造就許多教育學界的優秀人才。此時教育所、課程所的師生就像一個大家庭，師長與學長姊學弟妹之間的互動非常緊密，有時會在校園一起走路運動，有時也在一起打棒球。同學知道你沒女朋友，也會協助介紹他的碩班同學讓你認識。那時印象最深的就是上完課後，大夥博士生們就會前往校門口外的「中正大吃市」一起吃飯、談天說地，在這過程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誼關係。每到學期末，就會和老師們一起聚餐，記得那時有些師生們都喝了不少的酒，然而，藉由酒精的催化，打開了話匣子，講出了彼此內心的聲音，師生之間的情誼也更加地穩固而長久。畢業後，一時找不到工作，師長就推薦回中正當博士後，過了一年，在已故李文富學長(照片最後排右三)的引薦下，而有機會進入到國教院服務。今年(2026年)我和台南大學教育學院許誌庭院長(照片最後排左三)、黃柏叡教授(照片最後排左二)一起進行一項有關個人實驗教育的研究計畫，會後也常會一起吃飯談天，好像又回到了在中正學習與生活的年代。這段跨越二十餘年所建立的中正同儕情誼，成為我人生中最值得回憶的一部份！



這張照片大約拍攝於2003年，於民雄鵝肉店，博士生和中正老師們聚餐後，包含教育所第1-4屆、課程所第1屆博士生的合影。

風雨過後，微光璀璨：在中正教研所的七年求學路

陳振興
97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畢業所友

時光回溯到民國九十年，我帶著對教育的熱情與期待，踏入了中正大學教育研究所的殿堂。那時的我未曾料到，這趟求學之旅竟如同一場漫長而嚴苛的馬拉松，一跑就是近七個年頭。將碩士學位當成博士班來修練的過程裡，有過無數個孤燈相伴的深夜，也有過無數次近乎力竭的自我懷疑。

就在意志幾乎耗盡、時間節節逼近的懸崖邊緣，是時任所長的林明地教授，用如長者般的溫暖提醒，及時點醒了迷惘的我；更是指導老師王如哲教授，以極大的耐心與專業，牽引著我在密雲中尋找微光。在時限將至的最後關頭，正是這份師恩的包容與悉心提攜，吹散了我心中的陰霾，讓我死守著那僅存的一絲希望，咬牙向前。

民國九十七年七月三十日的那個下午，颱風將至，天空陰沉壓得令人快要窒息。那是學期結束前的倒數兩天，也是我人生至關重要的口試之日。站在即將抵達終點的交界處，漫天烏雲突如其來地籠罩，我緊盯著窗外狂風掠過的樹影，心中懸著深切的恐懼——深怕那一場暴風雨，會無情地喊停，終止我那熬了無數個夜晚才換來的最後一步。

當口試委員微笑着說出「恭喜」的那一瞬間，積壓在心中許久的焦慮、孤單與沉重，瞬間被一股巨大的溫暖沖散。走出口試場，眼眶裡閃爍的淚水早已分不清是感動還是感謝，只知道那一刻的光影，已永遠深刻在我的生命裡。

人生的旅程中，或許總有許多狹窄陡峭的隘口，試煉著我們的意志；但在中正教育所的那段歲月，不僅是我畢生難忘的學習之旅，更是生命中至為關鍵的轉捩點。感謝那一路上未曾放棄過我的恩師，以及難忘的同學情誼，還有那個日以繼夜陪伴我一起完成論文的另一半。



難忘增進師生情誼的餐敘時光

教育旅程，從中正開始

李怡璇
103學年度碩士班畢業所友

大學畢業後，我來到了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身為非教育本科的學生，心裡既期待又有些緊張，也因此格外珍惜在中正教研所學習的每一段時光。

研究所的課程，不只讓我累積教育專業知識，也改變了我看待教育的方式。從統計學、教育研究方法論，到教育哲學、教育社會學與批判思維，每一門課都帶給我不同的收穫，也讓我明白，理論不只是課本裡的知識，更是理解教育、思考教育現場的重要基礎。

除了課堂學習，中正也留下許多難忘的回憶。寫論文的日子裡，大家常在研究室或圖書館一起找資料、討論研究，遇到瓶頸時彼此鼓勵；所上的活動與聚餐，也為忙碌的研究生活增添許多歡笑。後來，我幸運地擔任啓華老師的研究助理，協助整理文獻、參與研究計畫，更體會到一份研究成果背後，需要耐心、細心與長時間的堅持。

如今，我已成為一名國小教師。每天陪伴孩子學習、與家長溝通，面對教育現場大大小小的事情，常會想起研究所的課程與老師曾說過的話。那些當時看似抽象的理論，在真正走進教室後，漸漸有了不同的意義，也成為我理解孩子、反思教學的重要養分。

適逢中正教育所三十週年，心中有許多感謝。感謝一路上曾經教導我的師長，也感謝那些年一起努力熬過論文歲月的同學，更謝謝當年那個勇敢踏進中正、開啟教育旅程的自己。從研究所的課堂到今天的國小教室，改變的是身分與位置，不變的是對教育的學習與思考。這份從中正開始的初心，也會繼續陪著我一步一步走下去。



2013.12.25 同學們與導師朱啓華歡慶聖誕節



2014.01.14 學期結束前，與導師、同學們聚餐



所上活動-老師們

同齡的我們

翁于婷
109學年度碩士班畢業所友

一份簡單的問卷，游標卻在這一格前遲疑了幾秒。原來在不經意間，二十幾歲的光景已被拋在身後，三十歲就這樣默默落進下一個方框，從空白變成了實心。

中正教育所，與我生在相近的年份。三十歲的他，大概就是過年圍爐時，長輩口中那個從小品學兼優、事業有成，總讓同齡人有點壓力的「別人家小孩」。偏偏他又是整個教育圈裡人緣極好、大家都搶著說「我跟他很熟」的共同朋友。

從中央部會到地方教育局處，從高等學府到中小學校園，無論走進哪一處教育現場，只要提起他的名字，那些早已從民雄走向四方、在各自天地裡安然立定的前輩們，眼神總會忽然亮起，談起當年與他並肩走過的日子。幾度春去秋來，師長們不吝傾囊相授（儘管眉眼似乎一年比一年佛系與溫厚）；窗外四季悄然輪轉，手中的論文草稿改了又刪，桌上的文獻卻趕在下一個季節以前，又長高了一些。那大概是一段在提問與反覆推敲中被淬鍊，卻又總在迷惘失措的時刻，被悄悄托住的歲月。他既是同行的夥伴，也是批判的諍友，能和他一起成長，確實是一件令人安心的事。

說了這麼多，彷彿我與他已相識了大半輩子。事實上，我與他真正朝夕相處不過兩年，便在奉儒老師「學問慢慢做，學位快快拿」的殷切叮嚀中，匆匆收拾行囊，邁向下一段旅程。只是離開時，我把一部分無處安放的自己留在那些教室、走廊與書頁之間；也讓一部分的他，自此跟著我走進往後的人生。同齡的我們，就這樣在各自的時間裡慢慢長大。偶爾也會聽聞不同時期認識他的人，又取得了什麼成就。所友群組傳來一張張海報，讓那些曾經同行的光陰，再一次有了被看見的形狀。

熟悉的、陌生的，乃至自己的名字，終將被輕輕推遠，成為LINE裡無法點開的過期訊息。

但三十年的記憶，從來不只活在那些看得見的地方。

也許是做決定時某個在心底浮現的聲音，一種多年後還記得的思考與論述方式；又或者，只是一段如今想起來仍會莞爾的日常。偷偷拉大行距替報告衝一點頁數、meeting前暗自祈禱老師臨時有事、被一句「妳可以寫更好」送回去多讀二十篇文獻，還有那些檔名從 final 一路長成 final_final_真的final 的深夜。而他大概早已看慣我們的兵荒馬亂與小小荒唐，什麼也不說，任那些當時以為過不去的日子，後來都成了笑著說起的故事。

今天，又有一份問卷要填。一路寫來有不少塗改，也總有幾題答不上來，但再次看見那個被填滿的實心方框，心底多了幾分坦然。三十歲不是交卷，只是翻到下一頁。同齡的我們，也就這樣各自走到了而立之年。他把三十年過得精采，長成了足以讓許多人引以為傲的模樣；而曾與他並肩走過一程的我，回頭看看，其實，也還可以。



2019.11 我們這一班


2019.12 論文計畫發表完後的meeting（還活著）

算命仙

翁于婷
109學年度碩士班畢業所友

中正教育所裡一直流傳著一個都市傳說：某位C老師（為免早已收山的他再度被請出江湖，姑且顧及學術倫理隱其名諱），似乎具備一種任何研究方法都難以檢驗的特殊本領。在學長姐的口耳相傳中，舉凡感情糾葛、學業卡關或生涯迷惘，總有人忍不住去求他指點迷津。興致來時他會掏出卡牌輔助，但更多時候只要看你一眼、掐指一算，便能娓娓道出一條明路。

那是碩二某個再尋常不過的午後，我走在前往所辦工讀的長廊上，偶然迎面遇見C老師。他忽然停下腳步看著我說：「妳要不要去考高考？妳去考一定會上。」當時一心只想當老師的我，覺得這句話簡直是天外飛來一筆。然而世事難料，教育實習結束後，疫情驟升、三級警戒發布，教甄戛然而止。我就這樣在命運的牽引下兜兜轉轉，走上準備高考的路，最終也真的如他所言金榜題名。事後向C老師提起這段奇妙的轉折，他卻早已忘得一乾二淨。或許天機不可洩漏，一旦道破，便會從算命仙的記憶中自動抹除。

有趣的是，教育所裡被學術耽誤的「算命仙」其實不只C老師。好多年以前，師長們隨口拋出的那些期許或斷言，我們總覺得是離自己過於遙遠的宏大敘事；沒想到多年後，竟一一在各自的人生裡激盪出悠長的回聲。這真是算命仙的玄學嗎？若借用我們熟悉的語言，也許可以稱作「比馬龍效應」。只是，要經過許多年的歲月沉澱我們才能真正讀懂：老師當年說出口的，或許從來不是鐵口直斷的宿命；他們不過是用透徹的眼光與智慧，早幾步替我們指認出那份連自己都未曾預見的潛能與可能。



2020.07 畢業前與啟華老師合影
（如有與本文雷同之處，純屬巧合）



2022.02 返校分享國考準備

（本場次已累計4人考取，可能都有遇到算命仙）

研討會組曲

翁于婷
109學年度碩士班畢業所友

第一樂章：Solo

碩一上修習「教育倫理學研究」，奉儒老師讀完我的期末報告後，極力鼓勵我投稿到即將在所上舉辦的教育哲學研討會。彼時的我仍懵懂稚嫩，總以為學術發表是教授或博士生才能涉足的殿堂。沒想到老師不僅在課堂上提起，連下課後在走廊遇見，也不忘再叮嚀一遍。初生之犢帶著幾分勇氣，硬著頭皮將文章投了出去。

發表當天走進會場，才發現台下眾星雲集，連學術泰斗楊深坑老師都赫然在座。正忐忑得不知所措時，抬眼望見奉儒老師靜靜坐在最後一排，用關懷的目光遞來一份無聲的支持。順利發表完後，當晚餐敘在酒香與談笑聲中漸漸熱絡起來，奉儒老師興致盎然地招呼我們這群研討會工作人員一起喝一杯（或好幾杯），大家卻紛紛以隔天還有工作為由推辭（教育所一個能喝的都沒有）。老師只好轉頭笑著對我說：「于婷都發表完了，喝沒關係吧？今天表現得很好！」。

畢業這幾年，偶爾仍會在研討會場與奉儒老師相遇。只要時間允許，老師總會走進我的發表場次，在台下找個位置坐下，一如多年前看著我初次發表那樣。如今的老師很少再對我的研究內容多作評論，卻不忘替我拍幾張照片紀錄。倒是我偶爾還會有些自虐地，懷念起那些鏗鏘有力的批判，以及總讓人一時語塞的提問。而老師當年微醺之際偶然的一句肯定，也早已化作我漫漫求學路上，每一次獨自登台時，心底那段恆常流淌、沉穩而篤定的旋律。

身教、對話、實踐與肯定，當年那篇不成熟的研討會論文，寫的不過就是這些。

第二樂章：Concerto

當時所裡多年未辦大型研討會，平日歲月靜好，真正動起來才知道，充實緊湊得像一場突如其來的期中考。上個課就累積一長串的未接來電、改了又改的細流與待辦清單，以及與會者各種出其不意的考驗，一再試探著體力與耐心的極限。光是一張住宿名單，就浮現教授夫妻檔該排一大床或雙床、兩位與會者都指定與同一人同住的「住宿三角習題」，而餐飲調查更不乏令人啼笑皆非的備註（諸如不吃難吃的、不吃不高級的），讓我們整個春假都在焦慮與手忙腳亂中匆匆過完。

所幸身旁的夥伴個個臥虎藏龍。有人默默設計出別具巧思的Kant（不是Kent）提袋，有人熬夜編排出媲美出版社規格的手冊，也有人始終在台前幕後奔走，將繁瑣的庶務與遠道而來的貴賓打點得妥貼周到。曉雲老師也不忘在旁暖心餵食，左一句「要不要吃餅乾？」、右一句「要不要喝飲料？」。在那段兵荒馬亂的時光裡，沒有人計較得失，大家各守其位，總在彼此最脆弱、最疲憊的時刻，悄悄替彼此補上一拍。

這大概就是為什麼，前一晚大家會那麼有默契地推辭奉儒老師在晚宴上的續攤邀

請，倒不是真的滴酒不沾，而是為了在翌日一整天的研討會上，展現中正教育所工作團隊最專業（且清醒）的敬業精神。那段師生並肩、患難與共的經歷，至今仍是回望時最鮮明的一段光景。或許生命裡有些篇章，本就寫不成獨奏；唯有願意遞出一部分旋律，也相信彼此終會在各自的位置應聲而起，才能合奏成一首真正的 Concerto。

反正酒，也在慶功宴上喝回來了。



2019.04 師門三代同堂於發表現場



2019.04 教育哲學研討會籌備小組慶功宴

老師,我真的去當老師了

張瑜芬
109學年度碩士班畢業所友

從教育所畢業五年了,沒想到今年初又回到學校當老師,在工作中偶爾懷疑自己時,我會想起第一門師培預修課——曉雲老師的「教育哲學」。那時我才剛推甄上中正教育所,連自己以後會不會當老師都不知道,第一份作業卻要寫教育理念。我寫下「教育的目的在於啟發」,後面還認真列了好多種啟發,像是幫助學生認識自己、對世界產生好奇、喜歡學習、探索生命的意義。當時可能沒想到自己拿到教師證後,鬼轉諮商領域學習,最後居然又繞回學校;也沒想到幾年後的今天在桌前備課,還是得持續探問「教育的目的是什麼?」

回想剛進教育所時,最先想起的是碩一的「教育學導論」。每週有不同老師來上課、介紹自己的研究,我們就這樣一個一個認識所上的老師。雖然入學時分成兩組,必修課程卻常常一起上,大家會討論、分享,也會互相幫忙。那時的所長啟華老師,甚至在導論課後和我們一起揭曉小天使小主人活動,就是這些日常點滴,讓我很快喜歡上教育所的生活,還有這裡溫暖的人。最近我也和學生玩起小天使小主人,看著大家偷偷寫紙條、想辦法關心彼此,才發現自己把當年在教育所感受到的溫暖,也帶到現在的學校。

回想過去,也有許多啟發發生在教室裡,啟舜老師的統計從簡單的地方慢慢教,讓我發現自己滿喜歡統計的概念;勝耀老師的弱勢學生教育研究,讓我看見教育能推動平等,但要接住不同處境的孩子,還需要更多實際的支持。曉雲老師教女子教育思想史時,讓我思考自己作為女性受到的教育與期待,真的和男性一樣嗎?奉儒老師的後現代教育哲學,讓我開始走出「標準答案與真理」的框架,也看見知識如何形成權力。我也懷念和湘穎、于婷、婉真一起,跟著永豐老師試著用 UBD 和 CBI 寫教案的日子。這些課讓我開始更仔細地看待教育,也學著批判與反思自己原本相信的事。

在教育所,我很享受做中學,實踐自己想做的事;像是當所學會副會長時,我們提出的活動總能得到所上的支持,尹婷姊和晉毅學長更是所學會最強力的後盾,讓我們有許多資源可以辦活動給師生。當我讀碩班讀得太開心,想再推甄諮商所時,老師和同學也給我很多鼓勵。最難忘的還是寫論文那段時間,我依然把課表排得滿滿的,跑去實習、參加教案比賽,論文進度一改再改,曉雲老師卻一直願意陪我討論,陪我完成那篇直到今天仍影響著我的論文。如果沒有老師,很難相信我可以完成這件事。

現在想起當年寫的「教育是啟發」,就像是吸引力法則,我真的幸運地在教育所被這樣啟發。因為自己曾被好好接住、被允許嘗試,如今站在教學現場,我也想這樣陪伴學生。謝謝那三年遇見的老師和同學。大四那個還不確定會不會成為老師的我,今年真的跑到實驗教育當老師了!而我想帶進教室的,仍是當年在教育所學到、也親身經歷過的那份教育愛!



2020/07/02 左上至右上：雅琄、于婷、曉雲老師；左下至右下：湘穎、瑜芬

《無法寫在 SWOT 裡的優勢：一個高考狀元的歲月布局》

陳柏任
109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畢業所友

在密密麻麻的採購公文中，我專注梳理著契約條款、採購性質與招標方式，逐一完成繁雜的監辦程序。直到在簽呈上蓋下「本案採書面審核監辦，陳請校長核示」，這項任務才告一段落。

隨即，電話聲銳利地劃破辦公室的寧靜：「鈴——鈴——」

接起電話，耳邊傳來驚喜的道賀聲：「你考上狀元了，是榜首！現在大部分考試的錄取率都有 20% 到 30%，為什麼你這個考試的錄取率只有 8%？」

當下我尚未緩過神來，雙手微微顫抖著，翻箱倒櫃尋找那張早已不知被收去何處的准考證——那一刻，這張紙竟成了我生命中最關鍵的初級資料。那段難忘的記憶，就發生在國立民雄農工靜謐的辦公室裡。

大眾眼中看到的，或許是高考狀元耀眼的光環；但只有我自己知道，這是一個普通人憑著血淚、自卑與無數次挫折，一路跌跌撞撞走來的故事。

回首那幾年的求學生涯，「為您重新導航……為您重新導航……」導航語音一遍又一遍在車內迴盪。車子行經兩旁散落著墳墓的鄉間小路，穿過一望無際的鳳梨田，好幾次從有路開到無路。那是我第一次將車輪駛入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的校園。

為了讀碩士班，我才學會開車。橫跨一整座縣市，看著夕陽在天邊緩緩沉落，隨之而來的漫漫夜幕，才是我真正屬於研究的時光。

「樓下有一台車，停了半天都停不進去。」姚真老師曾在課堂上半開玩笑地對大家說。當時的我故作鎮定，生怕被同學發現，那台在車位前手忙腳亂的車主其實就是我。還記得有次汽車沒電，晚上九點多一個人留在校園中，不知該怎麼辦，只能找警衛求救接電。後來在曾玉村老師的課堂上，老師跟我說可以找他幫忙，內心非常感動——因為夜深了，拿出手機卻不知道該向誰求救的感覺，實在令人無助。

在中正的課堂裡，我貪婪地汲取著學術養分。幸仁老師的訪談法，是我初次接觸質性研究，在與同學的練習中，開始領會質性思考的輪廓；清田老師的行動研究法，帶我走過計畫、行動、觀察、省思、修改到再行動的循環；啟華與曉雲老師合開的「西洋近代教育思想史研究」，以及奉儒老師的「學校教育哲學研究」，都為我打開了哲學思考的視野。

曉雲老師介紹的歷史研究曾深深啟發我。我原本雄心勃勃想做「會計學的歷史研究」，深入後才發現早已有人涉足；面對浩瀚龐雜的史料，若要同時運用質性與量化的技巧取勝，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只能黯然放棄。

在勝耀老師的比較教育課上，我以「臺灣與日本之游泳教育比較」為題進行報告。為了寫好報告，我咬牙考取游泳教練證，參加體育署的運動指導員培訓，並借助 Google 翻譯一篇篇研讀日本游泳教材。

在教育政策分析研究的課程中，詹盛如老師介紹了公共政策分析，楊家瑜老師則引薦了次級資料庫。這讓我大受啟發，基於一年級學的統計方法及自學的 R 軟體生物統計，我挑戰了 NCBI GEO 基因資料庫，希望能借鑑出一條畢業之路。結果卻發現，即使能模仿前人的操作步驟，由於缺乏相關背景，我根本無從解釋 DNA 與 RNA 的轉譯功能，此路只能宣告中止。

在教育研究法與教學系統研究的課堂中，我則以 FB 社團「中正大學不分系級版」探討情緒智力。一路走來，深切感謝顧曉雲、梁金都、王雅玄、林明地、陳姚真、連啟舜，以及鄭勝耀等諸位老師的悉心引導。

每一次作業，我都傾盡全力。然而，看著身旁具備專業教師身分的同學們展現出精緻的簡報、流利的口條與嚴密的邏輯，我深刻感受到教甄千錘百鍊後所淬發出的實力，內心充滿震撼，以及深不見底的自卑。

曾有許多人問我：「研究所為什麼選擇教育，而不選原本的會計專業？花心思在別的領域，不就會減少準備考試的時間？走到後來會不會兩邊不討好？自己又不是老師，念了薪水也不會漲。」

很久以來，我一直無法好好回答這個問題。

直到走過這一遭，我才徹底明白：過去所學的企業管理與會計資訊，本質上都落在「公司治理」範疇，學會的是如何去診斷、拯救別人的公司與財務報表。然而，我自己的內心深處，又該由誰來拯救？

心理學者加德納（Howard Gardner）提出「多元智能理論」，指出不同智能之間雖然彼此獨立，卻同時交互影響、相輔相成。會計與審計給了我極致嚴謹的「邏輯數學智能」；教育學，則喚醒並重構了我敏銳的「內省智能」。

此舉看似偏離主業，實則是一場無可替代的自我拯救與內在治理。在教研所受挫與重塑的歷程，讓我學會如何看待自己的脆弱，學會如何在絕境中以行動研究的模式自我修正。如果沒有教育學帶給我的內省與剛度，就不會有後來那個能承受高壓、在高考榜單上記下「榜首」的自己。

身為非教師的一般公務員，在研究生這條路上，到底有哪些事是我做得到的？

為了交通，我練習開車；為了量化研究，我逼著自己鑽研多元智能、教育統計與計算機應用；為了比較教育，我考取教練證、翻遍日本教材，可惜勝耀老師名額已滿；為了歷史研究，我查遍主計總處的會計發展史，閱讀大量英文文獻，終究發現憑己之力無法支撐如此宏觀的探究。

屢遭碰壁後，我體悟到學術研究的核心之一是「場域接近性」——唯有貼近場域，研究才能落地。這是我沒有實務學生而無法做行動研究的死穴；會計發展史做不成，則因受限於基層人員的權限與精力，無法全面接觸一手文獻。

我的困境清晰而殘酷：缺乏場域的通行證，也受限於個人資源的極限。

我曾試圖用企管的 SWOT 分析來解剖自己，卻心酸地發現「優勢」欄位被刪得一乾二淨。「弱點」是毫無質性研究基礎；「威脅」是身邊身經百戰的教師同學；而「機會」——我連該怎麼尋找指導教授都沒有方向。

「我還能做什麼？身為非教師的一般人，該怎麼找出能夠畢業的道路？」

我開始瘋狂翻閱教育所歷年畢業論文，彷彿那是最後的救命稻草。將學長姐的論文逐一拆解，試圖從研究方法與主題中，對應出各位教授的專長，拼湊出一條凡夫俗子也能走通的生路。一邊捫心自問，眼淚卻不受控制地滴落，濕透了一篇篇印出來的紙本。

進入碩二，身邊的威脅逐漸消退——因為優秀的同學們都已順利找到心儀的指導老師。我的弱點依然存在，歷經訪談練習、考取證照等一連串考驗，我依然懸在半空，進退維谷。公務員的日常工作極其瑣碎。某天，我收到一封公文，提醒學習時數尚未完成（包含多元族群文化議題）。

就在那個瞬間，靈光乍現！我們的班導師王雅玄教授，專長正是「內容分析法」，而她最擅長的主題正是「多元文化」。

因為公務員必修課程的要求，我的「場域接近性」完全吻合；「內容分析法」能由我一人獨力劃記與分析，徹底克服人力與資源的限制；翻閱過往研究，確實也有人以此方法順利畢業。

在所有門戶都對我關上、幾乎絕望之際，是雅玄老師伸出手，願意收下我這個極其平凡、毫無亮點的研究生。這份恩情，至今銘感五內。

然而，拜入門下只是關卡的開始。第一個難關便是「如何決定分析類目」？我百思不得其解。完全照搬前人架構，論文將失去獨特性；若要創新，又不知以何為據。後來，我在文獻中找到啟發：透過統計各類目出現的頻率來決定。同時參考克里彭多夫（Klaus Krippendorff）的理論，在正式劃記前預先檢視資料，將非主流語言獨立提取，順利確立了「族群文化表徵」類目表。

類目表建立後，隨之而來的是劃記與呈現的難題。寫作之路就是不斷地撰寫、被打回票、半夜對著電腦狂讀其他劃記方式、修改後又遭駁回……多少個深夜，我眼眶泛淚地自問：「為什麼別人做得到，我卻不行？」

在寒流來襲的冬日裡，我頂著壓力約雅玄老師 meeting。老師笑著調侃：「怎麼

挑了這麼冷的天氣？」其實，那只是我內心極力抵抗退學命運、渴望畢業的掙扎。當時，我口袋裡正緊緊捏著教育所辦行政人員遞給我的紙條：「加油！一鼓作氣，放棄就真的什麼都沒有了。」在冷風中，這句話成了我唯一能抓住的暖意。

在某次修改批註中，雅玄老師精準點出致命傷：論文的概念位階與層次混亂不清。

對我而言，這無疑是另一場痛苦的拆解與重構。教科書裡的知識層級分明，但我面對的公文書體系，卻是條文交錯、互相參照，難以一眼看穿邏輯的上下關係。要將這些龐雜資料流暢統整，意味著必須把過去習慣的思維全部敲碎，再依據自己的研究脈絡，一磚一瓦重新組裝。

對於學術底蘊深厚的人來說，龐大的文獻是磨出鋒芒的磨刀石；但對根基薄弱的我而言，逼著自己建立架構，簡直像在高溫高壓下製作人工鑽石。眼淚還來不及滴落，就被焦慮的高溫蒸發；身軀都還沒能站直，就已經被寫作的高壓逼出形狀。

結構力學中有個詞叫作「剛度」（Stiffness）——代表結構承受外力而不致變形或倒塌的能力。

從一名惶恐的研究生到順利畢業，這段痛苦而透徹的蛻變，就是將內心的剛度提升到足以承載整篇論文重量的歷程。正是這段被高壓淬鍊、打磨再重構的歲月，讓我擁有了面對人生重大考試時，絕不退縮的底氣。

世人常以為狀元必定天資聰穎、一路順風順水。但我的故事沒有神話，只有一個普通人在絕境中的堅持，在一次次被否定後的落淚與重來。

咖啡冒著熱氣，濃郁香氣在空氣中慢慢散開。凝視著杯中起伏的黑褐色液體，恍惚間，思緒被牽引回多年前的那個午後——國立嘉義高商的歲月，以及那間安靜的校長室。

當年的我，身為嘉商會計科學生，因為成績不佳被校長約談。空間靜得只能聽到彼此的呼吸聲。

校長看著眼前的我，緩緩開口問：

「同學，你想上什麼樣的大學？」

我抬起頭，眼神有些倔強，低聲卻堅定地回答：

「四大四中。」

當時，我只是一個成績在後段徘徊的十六歲技職生。離開嘉商後，考上了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企業管理科（二專），再升上國立臺中技術學院會計資訊系（二技），最後跨進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的大門。我用盡青春，一階一階地爬，一步一步走近當年那個被視為狂妄的夢想。

若將這段不斷摸索、遭駁回、自我修正後再出發的軌跡，以「計畫、行動、觀察、省思、修改、再行動」的循環來解析，便是一場以人生為場域的行動研究；若將鏡頭轉向內心，傾聽這段生命歷程與自我對話，則是一篇深切的自我敘事研究。

回首來時路，這其實是一場源自十六歲、跨越整整二十一年的質性研究，至此在我三十七歲那年，於高考榜單上達成了「成績排名 1」。

人生就像圍棋，威脅不會永遠存在，曾經在 SWOT 分析裡找不到的優勢，也能隨著歲月佈局逐漸建立。隱忍與沉澱，等待著那場看不見的希望；磨劍二十一年，不過是為了等候落下一手扭轉乾坤的「神之一手」，迎來反敗為勝的瞬間。

從一個被校長約談的十六歲技職少年，到三十七歲的高考審計狀元，這條路走了二十一年。所有的挫折、自卑、眼淚與死撐，總算都化作生命中最堅韌的剛度。

或許每一個階段都不是最完美的，但我已經盡了當下能做到的最大努力。隨著歲月不斷堅持，停車的技術也隨之提升，走向那不斷重新導航後，最終修正出的道路。

謹以此文獻給中正教育所三十週年：

感謝所有老師、行政同仁與同學們。你們宛如校慶的煙火，在我人生最迷惘的暗夜裡，點亮了前行的希望之光。

勇敢的靈魂

符智凱
110學年度碩士班畢業所友

我以前常會想我會什麼要當老師？21歲時的我只是想要一份餬口飯吃的工作而已，在此之前我甚至從來沒想過要從事教職，但即使是如此，啟舜、姚真跟勝耀老師還是在面試時將我錄取了，我也會想著「阿…修師培也不過如此嘛」。直到今天自己當了老師後，才了解老師們對我們的建議與提醒其實都是過去他們在第一線累積出來寶貴的經歷，像是到今天我還是會記得姚真老師說「當你可以把學生的名字都叫出來，孩子們馬上會覺得受到重視」如今我到每個班之後，雖然不能百分之百，但七成以上的孩子我都還是可以記住，這也讓我在剛當班導時非常受用。

寫下這篇文章的時候已經是八月的最後兩週，我剛結束國三班的暑期輔導課，一邊喝著潤喉茶，一邊規畫著星期六要帶孩子們去台南玩的事情。看到曉雲老師邀請我寫所慶祝福的文章，我又問了自己當年這個問題「我為什麼還留在這裡？」我始終覺得如果當時只有大學畢業就直接去教學現場，我最終只會是個二流教師，被教學現場混亂又多變的挑戰給淹沒。或許有幸在學校裡跟著某位前輩花好幾年的時間打磨教學技巧跟班級經營，但可能會少了一些對教育的想像，而這些正是我當時最缺乏的東西。

修課期間我最有印象的書有兩本，《學校敢勇於建立新的社會秩序嗎？》和《夏山學校》，第一本書內容就如書名的標題一樣，賦予我在學校中更多的勇氣去衝撞體制，當大部分老師不想去跟學校爭取合理的補休時？我去找了法規、其他縣市的教育局處理狀況、衛生局的新生兒資料和全校三分之一老師的連署簽名，同時與校長主任進行長達一年的溝通，讓我們學校成為新竹縣第一個給予導師每日合理補休時數的學校，讓同仁的勞動環境變得更健康友善，並讓附近的學校開始跟進我們的新措施。我很感謝我的校長跟通人彼此都有「勇於改變」的信任。

《夏山學校》當時對我帶來很大的文化衝擊。我永遠記得曉雲老師說「即使在戰爭時期，英國社會還是對夏山學校這樣的實驗教育給予信任跟自由，臺灣社會可以提供多少自由呢？」也記得永豐老師跟我們分享他去英國參訪夏山學校的經歷：「學生整天都在外面玩、尖叫，兩年不進教室，你要想想你是老師可以接受嗎？」我現在深刻體會兩位教授提問的用意，因為我每天在學校就是在做一樣的選擇，例如「我要給學生這樣的彈性嗎？」、「他的訴求合理嗎？」、「我讓孩子有自由的時間，他真的會去探索嘗試嗎？」我任教的學校是激烈的升學戰區，競爭對手每年都有3成的學生取得5A的優秀成績。課業壓力之重讓孩子們看似擁有「選擇的自由」，但我們在教育上的彈性卻可能是最不自由的：「讀書第一」。過去三年我盡量帶這群新竹的孩子們認識課本以外的世界，男生衛生棉體驗日、雙人划船、北投溫泉博物館、金瓜石礦坑、基隆山攻頂、臺南參訪、紙飛機大賽、每日師生跑步訓練……。我期許我可以繼續保持這份熱忱，並在未來內心懷疑自己時，都可以回到教育所補充教職這條路上的能量。

中正教育所30年了，感恩師培的老師們培養我工作上的專業技巧；感恩碩士畢業證書讓我年薪多7萬；感謝中正歷史系、中正教育所、民雄國中、嘉華中學、平鎮高中、大園國小、青埔國中一路上每一位影響我的老師與朋友；感恩中正大學這三十年辛勤耕耘的每一位老師們，讓我不只專業，更擁有一顆勇敢的靈魂。



2021年 聖誕節教育所交換禮物大合照

窗前

李泓穎
111學年度碩士班畢業所友

此時已逾午夜十二點，手指在鍵盤上敲完最後一個字，打上句號，按下列印鍵。我頹然癱坐在椅上，像是身體裡最後一點力氣也被抽乾，久久沒有動作。肩膀隱約痠痛，卻也懶得伸手去揉，只任憑那股疲憊與鬆弛在身體裡慢慢流淌。椅背牢牢接住我的身體，我竟有些享受這樣既痛苦又舒服的感覺。

我想，我的論文終於完成了。

印表機悠悠吐出最後一張論文紙，研究室又恢復了安靜。空氣裡除了油墨味，還滲著一絲淡淡的花香。我放下厚厚一疊論文終稿，沒有坐下，反而被窗外的景色吸引，起身走了過去。

打開窗戶，從四樓往外望，路燈的光芒穿過窗外那一排茁壯繁茂的艷紫荊，紫荊花正盛開著，明暗交錯的光影裡，像一座被打翻的萬花筒。歲末冷冽的空氣裹著花香，沁進溫暖的研究室。我呼吸著這四年碩士生涯裡再熟悉不過的氣息，心底忽然漫上一絲說不出的惆悵。眼前的枝枒漸漸模糊，不知不覺間，溫熱的液體在眼眶裡打轉。

終於要結束了嗎？

隨著修業時間一天天拉長，我曾殷殷企盼著這一刻到來，迫切地想修完各種課程學分。那些曾經覺得遙不可及的事情，一件一件完成了；而當真正走到旅程的末端，卻忽然有些捨不得。

我踏上一條充滿變化的教師養成道路。幸好母所的師長、學長姐與同儕一路上的引導與鼓勵，這些年來讓我在那些看不清方向的時候，仍能慢慢走下去，沒有迷失，也沒有輕易放棄。

如今，我終於要離開了。

離開那間待了無數個日夜的研究室，離開熟悉的書桌、電腦與窗外的艷紫荊，也離開那段曾經以為漫長得沒有盡頭的學生時光。

三年後，我在三十歲這一年，如願考取正式教師。

回頭看，那些曾經以為過不去的難關，也都在不知不覺間走過來了。

窗外的紫荊花有的含苞，有的盛放，也有的已悄然落下。站在四樓，有時甚至聽得見花瓣落地、輕觸土壤的聲音。

我收拾好論文稿紙，關好門，下樓瞧瞧。

以本文代替對教育所的謝誌

林孟煒
112學年度博士班畢業所友

我記得，當初進入博士班面試時，面對老師們的提問，我緊張得覺得自己好像說什麼都不對。時間到了，老師請我停下來，我還以為是自己表現不好，老師卻安慰我：「不是因為你講得不好，而是時間到了。」那一刻，我第一次覺得，中正是一個可以讓人安心學習、安心研究的地方。

進入博士班時，我脫離學生身分已經好幾年，報考博士班主要原因是因為我不知道研究究竟應該怎麼做，甚至懷疑自己是否有做研究的能力。第一年的質性研究課程改變了我。洪志成老師介紹許多不同的研究方法，讓我第一次發現，研究並不是只有一條路；過去的困惑，也許不是因為還沒有找到適合自己的方法。

此後幾年，從洪志成老師、林明地老師、陳姚貞老師、鄭勝耀老師、蔡清田老師、朱啟華老師、陳幸仁老師及在教育學門中提點我的王雅玄老師、連啟舜老師，中正教育所的師長對學生的提點不限於課堂，也包括研討會交流、及面對不同意見時重新整理自己想法的能力，我逐漸學會閱讀、思考、提問，雖然依舊跌跌撞撞也慢慢找到自己做研究與寫研究的方式。

選擇指導教授時，我仍然害怕自己寫不出博士論文。洪志成老師卻給了我很多鼓勵，陪著我把幾年來零散累積的研究重新整理、連結，最後成為一篇完整的博士論文。口試前的半年非常匆忙，我幾乎把所有力氣都用在重新整理與改寫研究，甚至來不及好好寫下一篇謝誌。老師沒有責怪，只是不斷鼓勵我把論文完成，好好走完最後一段路。我的博士論文沒有謝誌，但要感謝的老師實在太多了。

畢業之後，我才更明白，中正教育所給我的從來不只是一個博士學位。工作中，我仍持續研究、投稿，也仍會遇到不知道如何回應審查意見、如何繼續往前走的時候。中正教育所的所有老師依然願意給我建議與支持。所以，這篇短文就當作一篇遲來的謝誌。謝謝我的指導教授洪志成老師，也謝謝中正教育所所有曾經教導、鼓勵、提問、提醒我的老師。是這裡讓一個曾經害怕自己不會做研究的人，慢慢找到適合自己的路，也讓我在離開校園之後，仍然願意繼續研究、繼續學習。



2026年洪志成老師退休會上由林明地老師致贈紀念品


2026年寒假洪老師指導學生歡送老師餐會合影

研究所的最後一本書

黃建寧
112學年度碩士班畢業所友

驚心動魄的夏季從五月開始，無論是準備教師檢定、為期一周的教學實習，以及碩士生的頭號大敵——論文口試，都令人焦慮症發作。而手中的書本，總能在我需要之際，帶來一點安神靜心的功效。譬如撰寫論文時的工具書；譬如需要其他的觀點、理論以撰寫報告；以及能蓋住泡麵、墊高枕頭，使我吃得愉悅、睡得舒服。

書，對於每位研究生來說都是重要的。我們在奉儒老師提供的文本中，學習各種教育思潮；在曉雲老師的引導下，找出當時女子教育的不合時宜；在清田老師的課上，熟讀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在啟舜老師的考試中翻書查表，試圖解答統計學裡的正確答案；在明地老師的教學裡，分清楚Gemeinschaft 和 Gesellschaft的不同。我們對書總是又愛又恨，愛它讓我們在生命當中有不同的體悟、不同的啟發，也恨它讓我們知道自己的不足。

研究所的最後一本書，便是替永豐老師向圖書館借的。永遠記得，在那忙碌的五月過後，緊接而來的教師檢定、修改論文，僅差臨門一腳便能拿到畢業證書，殊不知還沒拿到證書前，都不能掉以輕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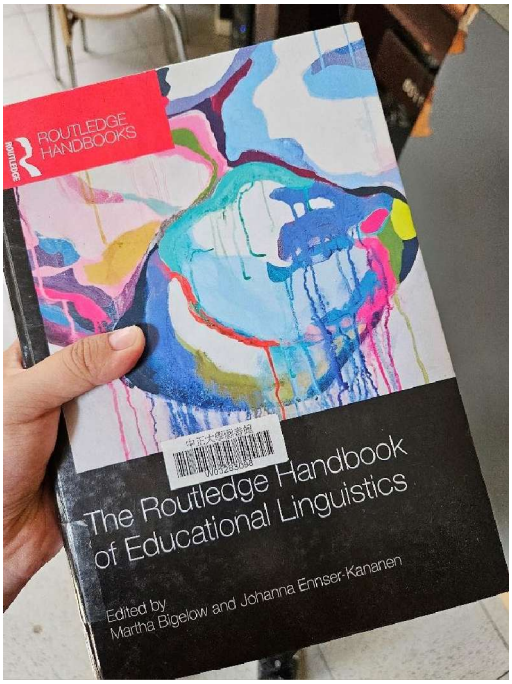
身為老師的計畫助理，經常需要蒐集資料，也包含到圖書館借還書籍。當所有離校手續僅卡在圖書館時，心急如焚的我確認書本在老師手上後，詢問書本去向。老師告知書本還在影印部，我便在教育實習的前一天驅車前往嘉義，只為了那張得來不易的畢業證書……啊，不對，是那本得來不易的書。

結果人到影印部前，卻發現影印部早已關門，不死心的我撥通手機號碼跟老闆說明情況，老闆甚至騎腳踏車來幫我開門拿書！直到七月三十一日，我才終於真正的從中正大學離開。

回想起在中正的最後一段時光，非常感謝當時候的自己鼓起勇氣轉到教育所。老師們都讓人感到溫暖，也特別謝謝永豐老師對我的信任。



2024.03.20 112學年度教育所畢業生拍攝的日子，與黑道大哥永豐老師的合影



2024.07.31 研究所的最後一本書，差點要賠圖書館一萬八之得來不易的書本

像晴天，像雨天

謝玫君
112學年度碩士班畢業所友

回想當初報考中正教育所，最初的念頭很單純：希望取得師資培育資格，進而拿到教師證。輔諮系出身的我，原以為輔導與教育的距離應該不遠，真正走進這個領域後，才發現眼前的世界，和想像中很不一樣。那時的我，連杜威是誰都不知道，更別說裴斯塔洛齊了。

一邊全職工作，一邊追趕課業，對當時的我而言，幾乎是一場不可能的任務。許多日子，能留給睡眠的時間只有短短三個小時；也有許多夜晚，書讀著讀著，眼淚就掉了下來。明明已經很努力，卻仍覺得自己離「讀懂」還有好長一段路。

至今難忘的，是研究所裡的一門關於閱讀理解的課。聽著同學們的報告，我常常無法理解其中的內容，必須花上更多時間，才能一點一點補上。有一次上課，啟舜老師問：「下週誰報告？」我緩緩舉起手，接著，竟忍不住當著全班的面大哭起來。現在想想，那大概也算是我在教育所的一項「創舉」吧。只是，當時的眼淚裡，裝著太多說不出口的焦急與挫折。那是我第一次如此深刻地感受到，自己竟會在讀書這件事上，這麼無力。

幸好，在老師的引導與同學的協助下，我終於完成了那份報告。回頭看，最讓我記得的，除了報告完成時的鬆一口氣，還有那些願意陪我討論、幫我理解的人。在我覺得自己快要跟不上時，是他們陪著我，再往前走了一段。

在研究所的日子裡，我也始終記得曉雲老師的鼓勵。老師總對我說：「撐下去！需要什麼協助？」而曉雲老師也願意花時間聽我說遇見的難處，和我一起討論。那句簡單的話，及陪伴成了我繼續努力的力量。

而另一位讓我深深感謝的，是我的指導教授——姚真老師。老師指導論文十分嚴謹，每次與她討論，我總是戰戰兢兢。但老師也很體諒在職進修的辛苦，願意挪出自己的休息時間指導我。每次討論結束，總不忘叮嚀：「騎車回家要注意安全。」

說來有些好笑，那時的我總覺得，最「危險」的時刻，應該就是坐在指導教授面前吧。可是，每當討論結束，真正要離開時，心裡卻又有些捨不得。總希望能再多留一會兒，從老師身上多學一些。那些赴約前的忐忑、離開時的留戀，如今都成了研究所歲月裡，最難忘的片段。

畢業後，姚真老師曾到我服務的學校訪視。在工作的地方再次看見老師，心裡有一種格外親切的溫暖。那天訪視結束，我陪老師走到車旁。臨別時，老師從包包裡拿出一塊餅乾，遞給我說：「這個很好吃。玫君，妳要好好加油！」

那一幕，我一直記得。一塊餅乾，一句叮嚀，把求學時被照顧的溫暖，又輕輕送回了我心裡。離開校園以後，老師的關心仍陪著我，在需要勇氣的時候，讓我想起那句：「玫君，妳要好好加油！」

很謝謝中正的老師們，在我困難、慌張，懷疑自己能不能撐下去的時候，給我指引，也給我依靠。因為有你們，中正成了一個溫暖的大家庭，也成了心裡的避風港，每每想起，總能讓我多一點繼續往前的力量。如今回望，那段日子，像晴天，也像雨天。曾經的我，一心盼著雨停，後來才慢慢懂得，雨天也有不一樣的風景。那些在挫折中伸來的手、在淚水裡耐心等候的陪伴，都讓這段路有了值得珍值得珍藏的模樣。而我最珍惜的，是走過這些晴雨之後，仍記得自己曾被如此溫柔地照顧，也盼望能把這份溫暖，帶給往後遇見的學生。



中正大學校慶-路跑後合照



姚真到服務學校訪視

記憶中的史萊哲林教育學院

賴貞穎
113學年度碩士班畢業所友

記憶中的史萊哲林教育學院，總是有光。炎炎夏日的午後，陽光穿過窗櫺，靜靜落在桌面與攤開的書頁上。窗外偶有蟬鳴，長長的走廊帶著幾分靜謐，時間彷彿也跟著慢了下來。手邊一杯甜甜的奶茶，幾本怎麼也讀不完的文獻，那些當時再尋常不過的日常，如今回望，竟都泛著溫柔的光。

初次踏入學術殿堂，教育專業的知識排山倒海而來。讀不完的文獻、似懂非懂的理論，還有課堂上一個接著一個拋出的問題。曾經以為讀得愈多，便會離答案愈近；後來才明白，學習有時恰恰相反：知道得愈多，愈懂得自己的有限，也愈願意在那些沒有標準答案的問題前，多停留一會兒。或許思辨的意義，從來不在於尋得一個標準答案，而是在一次次追問之中，學習如何一步步趨近真理。所幸，這條求知的路從來不是獨自前行。師長們殷切的關懷與耳提面命，總在迷惘時給予提醒；同學們一路相互提攜，也讓那些埋首書頁的日子，不只有知識的重量，更有相伴的溫情。

研究所的歲月，終究繞不開論文。從零落的想法開始，一頁一頁拼湊，一遍一遍刪改；為了一個詞反覆斟酌，為了一句話輾轉思量，在無數次逐字逐句的推敲裡，原本模糊的輪廓才漸漸清晰。然而，求學的路並不總是順遂。曾有一段日子，論文停滯，國考也踟躕不前，未來彷彿蒙著一層薄霧，怎麼也看不清自己將走向何方。就在那樣的日子裡，一通電話忽然響起：「你在哪裡？要不要一起吃個飯？」沒有大道理，也沒有刻意的安慰，只是一句再尋常不過的問候，卻在那段稍顯黯淡的日子裡，留下了一點很輕、很暖的光。

後來，我完成了論文，也考上了國考。記得那一年的校慶，煙火一朵一朵盛放在夜空。我站在人群裡仰頭望著，那些曾經漫長得看不見盡頭的徬徨，彷彿也隨著漫天煙火被一一照亮。那一夜，煙火照亮了校園，也點亮了我的暗夜。直到那一刻才明白，所謂前途光明，從來不是此後一路坦途，而是走過一段看不清方向的路後，仍然有勇氣相信遠方。這世界上本就沒有魔法，所有的魔法，都是愛你的人為你而生的。那些曾在迷惘時伸來的手、低潮時響起的電話，或許就是歲月留給我們最溫柔的魔法。

如今再想起教育所，我仍能看見那個坐在窗邊、喝著甜甜奶茶的自己，帶著幾分青澀，也帶著幾分無畏，認真相信著尚未抵達的未來。從這裡出發，我漸漸讀懂了少年的青澀與志氣，也有幸承接優秀前輩們留下的智慧。那些讀過的書、聽過的提醒、遇見的人，都在不知不覺間，沉澱成今日的自己。三十年，是教育所走過的歲月，而我何其有幸，曾與你併行其中一程。

謝謝教育所，陪我走過那段美好而純真的歲月。走出校園才漸漸明白，我們終究都是生命中未完成的個體，在一次次追問、選擇與前行之中，認識世界，也成為自己。真理或許未必有真正抵達的一日，但我們可以保有追尋的勇氣，在人生的路上，一步一步向它靠近。往後，我仍會時不時回頭望，願每一次回望，你依然在歲月裡熠熠生光；也希望每一次你望向我，都能看見，那個從這裡出發的身影，仍在追尋，也仍在成長。



於2020年拍攝畢業合照-1



於2020年拍攝畢業合照-2



於2020年拍攝雲林班遊

和奉儒老師一起出門的櫻花發表之旅

鍾敏芳
113學年度碩士班畢業所友

某次期末導生聚，吃著吃著奉儒老師便問誰有興趣參加「發表兼賞櫻」行程（實際去過後發現是二者顛倒），藉著微醺的醉意壯膽，飯桌上一陣叫嚷後，櫻花姊妹倉促成團。2023年2月的埔里仍充滿涼意，第一天中午阿滿姨庄腳菜行程，因為不小心錯過而直達日月潭，少了半小時用餐時間，奉儒老師仍堅持點了8菜一湯，不得不光速完食，一邊替下午第一場次發表的同學緊張，更drama的是快吃完飯時，奉儒老師終於「意外」發現他也是下午第一場次的主持人，快速上山的我們在暨大汽車道上演頭文字D（後續發表過程略）。

結束第一天的發表，第二天便是賞櫻行程，在冷風刺骨的清晨，櫻花姊妹甚至還爬上管理學院的頂樓看日出。後來也在往土地公廟的小徑及人文學院看到盛開的櫻花，奉儒老師此時化身專業攝影師，敬業的幫四姊妹各種取景、調整不同角度拍拍拍，不過當我們提議也幫老師拍照的時候，老師卻略顯「意興闌珊」。直到去了埔里酒廠，奉儒老師眼睛瞬間亮了起來，並且對酒廠QA木板上，提問「酒怎麼喝最好喝？」「用嘴巴喝。」這種令人會心一笑的問答題露出不會在計畫發表上看到的滿意笑容。後來大家走到了類似模擬酒窖的長廊，老師主動要求與酒罐合影留念，四姊妹馬上拿出手機一頓猛拍，讓老師體驗與美酒召開記者會的尊榮感。

除了以上快樂的行程，這趟旅程也有一件讓大家變成老奶奶都會記得的事，就是有人把貴鬆鬆的iPad遺忘在紙教堂，直到吃完午餐、酒廠行程結束後才驚覺平板已離她而去，在後車廂翻找一頓後，終於回想起可能是遺落在紙教堂。也因為這個插曲，讓我們回程走了奉儒老師在暨大任教時騎檔車回嘉義的羊腸小徑，是寧靜美麗的路線。不過這位姊妹事隔多年，在三峽一起受訓的時候，又把整杯沒喝的手搖遺忘在「三鍋臭媽媽」，我們老街逛一半她才突然再度想起，也再度回憶起當年櫻花發表的愉快往事。



2023年2月暨南大學櫻花季



2023年2月埔里酒廠

充滿水瓶座的教育所

鍾敏芳
113學年度碩士班畢業所友

不知曾幾何時，教育所便成了風象星座的集散地。隨意往上、往下打聽幾屆，水瓶座竟也能輕易湊出10位左右。想到大家畢業後即將各奔東西，趁著碩二下剛開學，水瓶座們自行發起慶生活動，自己買蛋糕、吹氣球、折氣球，邀請大家來研究室熱熱鬧鬧地切蛋糕、吹蠟燭。根據「不科學」研究歸納結果指出，1月份的水瓶座具有冷靜、愛思考的特質，2月水瓶座則熱愛發瘋（外星人，2026）。儘管都是水瓶座，但性格上的古怪，可謂各異其趣。記得某次1月水瓶座坐車時，幸運地被夾在兩位2月水瓶中間，下車後忍不住抱怨，直呼下次絕不再坐中間。畢竟誰的雙耳能承受得住兩側2月水瓶時而鬼吼鬼叫、時而魔性狂笑的「立體環繞音效」呢？

提到研究室，少不了要留點篇幅給神秘的「研究室小精靈」。雖然未曾謀面（也不太敢謀面），但總要感謝4樓研究室的小精靈，每逢深夜便以偶爾傳來的關門聲與物品落地聲，默默提醒埋首其中的研究生們該打道回府。記得某個寒冬下課後，疲憊不堪的自己獨自在研究室沉沉睡去。迷糊醒來時天色已晚，周遭寒意驟升，正巧傳來遠處物品掉落的聲響—那一刻忽然覺得，這或許是小精靈不忍見人著涼的溫柔提醒。教育所的研究室是個極其「四序」的空間，無論是課間喘息、一起聊天發瘋，或是獨自沉潛於論文之中。這裡承載了無數回憶，而那位小精靈，想必也在暗處默默守護著每一位奮鬥過的我們。



2023年2月水瓶座生日慶典



2023年2月挖到可以點蠟燭的火柴

2023年大、小金門畢業旅行

鍾敏芳
113學年度碩士班畢業所友

在學時聽聞奉儒老師帶導生去離島畢旅覺得很不可思議，但沒想到更幸運的是身為奉儒老師的導生，金門之旅就在碩二某次導生時聚敲定了。

2023年5月，這段旅程在金門時而涼爽、時而乾熱的夏天拉開序幕，為了不錯過金門好吃、好玩的地方，我們在出門前特地製作了旅遊手冊。有趣的是，看著奉儒老師神情肅穆、認真地翻閱手冊時，總讓人有種老師在改論文的錯覺（汗~）。這趟旅程有太多值得回憶之處，我們走訪了美麗的白沙灘、在碉堡與坑道中穿梭，品嚐熱氣騰騰的美味熱炒，還有比臉大的澎湃剉冰。夜晚則到當地的KTV歡唱，連續幾天都在粉紅色Hello Kitty天花板的包廂中度過。駛過甫通車的金門大橋前往小金門、趁退潮之際踏上建功嶼，更跟著老師重返年輕時當兵的軍營。聽著老師娓娓道來過往歲月，戰時的堡壘與如今的平靜歲月交織，海浪數十年如一日地拍打岸邊，心中彷彿也體會到對往日情懷的眷戀。

漫步於戰地景致之間，最彌足珍貴的，始終是師生相處的點點滴滴。從平日課堂上的嚴謹教導，到旅途中隨和親切的溫暖笑聲，老師不僅帶我們認識金門這塊土地的歷史與風貌，更實踐了「讀萬卷書，也要行萬里路」的精神。這趟旅程不僅為研究所歲月劃下完美句點，沿途收攬的風光與同儕間的相處回憶，都將化為日後步入職場、邁向人生新頁時，最溫暖而堅定的力量。

謝謝奉儒老師，也感謝這趟旅程中每一個歡笑與感動的瞬間！



2023年5月金門酒廠



2023年5月金門眺望廈門

林門一角：那些年我們一起擊退的論文怪獸

鍾敏芳、吳沛恩
113學年度碩士班畢業所友

完成論文是取得學位的必備門檻，也是我和小夥伴的奇幻旅程。

回憶起當初選擇指導教授的過程，可謂異常順利。當時對於碩一下要開始修獨立研究這件事還顯得懵懵懂懂，所上各種領域的課程都令人感到新鮮有趣，正當不知該如何抉擇時，身為資歷20餘年的「飯桶」，在聖誕聚餐那晚小聲抱怨飯太少時，鄰座的明地老師馬上義不容辭地分享半碗白飯給我，還貼心的問要不要喝湯，霎時有種「啊~這就是心目中要找的指導教授」的感覺。謝謝白飯大神，過去20餘年，我幾乎不曾浪費一粒米，總把飯碗內的飯吃的乾乾淨淨，三天兩頭無飯不歡，未曾想連完成學位最重要的找指導教授，都在白飯大神的庇佑下順利的完成了。

寫論文的過程自然充滿挑戰，幸好一路走來有老師與小夥伴相伴。一開始連主題都無法聚焦的時候，我們總異想天開的發動「聲東擊西法」企圖支開老師的注意，希望老師不會注意到我們寫的那些匪夷所思的東西，想當然爾肯定屢屢失敗，老師依舊一臉嚴肅、一語中的、一針見血的點出問題所在之處。還記得有一學期因為修了師培，在考完5科期中考之後，論文進度直接掛蛋，卻仍然還是硬著頭皮去meeting（其中50%動力是來自期待老師又分享好吃點心）。當時實在不知該怎麼面對老師，只好躲進桌子底下，等到小夥伴報告完才心不甘情不願地鑽出來。

為了排遣進度壓力，又能維持寫作進度，苦中作樂的我們試過各種千奇百怪的方法：有時候會在meeting前打開407的窗戶吹泡泡；在線上討論的時候把背景也換成老師的照片，讓自己有雙倍督促的感覺；戴上生日髮箍跟老師說毛根是天線，這樣比較好吸收與理解修改建議；在討論結束後，與小夥伴擊掌慶祝又打敗了一次怪獸，唱起改編自《悲慘世界》的歌詞：「But the 『PAPERS』come at night ~ With their voices soft as thunder ~」。所幸，與劇中的結局不同，論文怪獸並沒有「tear my hope apart」，反而是在搞笑與認真中，一點一點邁向畢業的希望。

感謝老師在討論時常常請我們吃好吃的點心；還有每當研究卡關、感到困惑時，總能提供及時雨般的寶貴建議；在感受到窮途末路想放棄的時候，溫暖而堅定的鼓勵我們。

下圖拿著「老師，對不起！」跑馬燈的照片，是2022上半年某個meeting完的午後拍攝的，當時一定寫了慘不忍睹的內容給老師看，那份檔案至今仍躺在電腦裡，只是連自己都沒勇氣再次打開（噗哧）；另一張圖則是於2026年10月拍攝，與小夥伴一起領論文獎啦！好險，最後還算有模有樣。



2021年12月 老師義不容辭提供半碗飯



2022年初 「老師，對不起！」



2026年 一起領獎啦！